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選編

方言專號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林語堂等撰

方言專號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

方言專號

第八集 第八十五、六、七期合刊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錄

卷頭詩	羅翯培
閩粵方言之來源	林語堂
閩粵方言考	謝立
閩南方音曉十五音	葉國良
十五音與據泉韻書音	薛澄清
粵音與國音的比較	戴仲傑
廣州話本字自序	蔡惠德
聲化的廣州方言	陳 錦
客方言自序	羅洲雲
遷客方言之研究者	古 直
海南話音字母	楊茂和
秦中方音	劉天錫
北平話中的表時	蔣 丹
方言學家楊雄中語	董作賓
吳語方言古韻考	葛毅卿
關中漢代方言之研究	劉文錦
方言發見	陳 鍾
	夏廷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 俗 週 刊

第 六 十 五 期 目 錄

中西民間故事的比較(自序海龍王的女兒).....	清 水
海龍王的女兒序.....	容肇祖
淮安歌謠集自序.....	葉德均
謝雲聲附會鄧江濤附會漳州歌謠的誤解.....	鄧江濤
機妹故事(五華民間故事之一).....	鍾雄亞
泥女(東莞民間故事之一).....	袁洪銘
選夫(梅縣的故事).....	梅 山
一位平民行吟的女詩人——嬾月口傳詩.....	黃有站
人熊的故事(東莞民間故事之二).....	袁洪銘
一個機巧王的故事.....	姚德潤
三同年.....	C. F. P.
潮州歌謠(續).....	昌祚；瑪盛
廣西興業縣兒歌.....	梁景鈞
本刊通訊.....	清 水

第 六 十 六 期 目 錄

福建三神考序.....	魏應麒
湖南唱本提要序.....	容肇祖
傳說與史實.....	張冠英
蘇東坡浪跡糖誌(嶺南的).....	張冠英
蘇東坡故事.....	鍾梅山
肇慶的幾處古蹟及其傳說.....	林自立
肇慶龜頂山一段迷信的傳說.....	黃友耕
林大欽的傳說兩則.....	張仲傑
漁船爲甚麼不沉 重慶的民間故事).....	徐 白
梅縣的情歌.....	林 幹
梅縣兒歌.....	林 幹
翁源兒歌.....	清 水
東莞謎語十六則.....	袁洪銘

卷 頭 語

羅 常 培

這本專號的誕生，離牠預定的出版日期已經延期一年了！所以延期的原故：因為原定的編輯計畫：縱的方面，想把中國舊來關於方言的材料，除去別有專書者以外，如公羊傳，周禮，滌古子，世說新語，唐宋人筆記，五代和宋人的詞，元明人的南北曲，禪宗和宋明儒的語錄，宋元平話和近代的白話小說，旁及史傳文集中參用語體的篇章等：凡是有關方言的零金碎玉，都結集起來，作一番方言學史的研究。橫的方面，想把中國現代各大方言區的方言——至少如閩語，粵語，吳語，官話四大系——都徵求一篇比較精確而有系統的介紹，使留心方言學的人們，對於中國現代方言的分佈狀況有一番約畧的認識。然而計畫儘管這樣計畫，事實上殊難如願以償！因為學中的同志，祇有很少的幾個人，大家如果把契約上所規定的職責認真的做到，已經忙得日不暇給，對於上面所說，需要充分的時間和工力的縱的研究，如果沒有幾個助理暨搜集材料，在極短的期間內實在祇有心餘力絀！至於橫的研究，尤其比較困難。因為這件事不是一兩個人所能做的，必須聯合代表各方言區的同志們通力合作，然後才可有點兒結果。但是國內專家關於方言的調查（Linguistic Survey），在趙元任先生的吳語調查報告出版以前，我還沒有看見過；那麼，大家如果要把自己的方言和方言整理出個系統來，除非他自己曾經受過語音學的訓練，或參考幾本不甚精確的外國書以外，可以說毫無憑藉！在這種情境之下，想達到我們所懸「比較精確而有系統」的標準，自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因此，在這一年之內，雖承各方面的朋友，惠寄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章，我却為這「求全」的願望所困，始終抱着缺憾之感，覺得這本方言專號的出版，應當留以有待。所以遲延復遲延，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整年！現在呢，我將要離開中大而專任中央研究院的事了。我對於本週刊雖然沒有負着編輯的專責，然而因個人的餘暇和環境上的需要，在這一年之內也曾替朋友編輯了十期上下。這本專號和切韻專號是我自己提議之一，所以現在為踐言起見，犧牲了最初「求全」的願望，窮兩日夜的工夫，把已經收到的稿件，除去齊鐵恨先生一篇北平的俏皮話兒，因為篇幅較長，經顧頡剛先生提出作為民俗學會的叢書外，統統結集起來，交給「手民」，了卻一筆未償的夙債。

(1)

最後我還有幾句話要說：據言語學家的統計，印度支那語系的語言支配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而中國實爲此種族的主體。那麼，我們對於自己語言的研究和整理，實在肩負着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成績，祇有楊方音式的詞彙，常言俗語的考證，和章太炎先生新方音式的語源學研究。至於應用精密的語音學方法理清各地方音的系統，然後再從事語源，語彙，語法等項研究的，直到現在才略微有一點兒萌芽。反觀外國的學者們對於漢語學的研究，不單幾種重要的方言，如官話，上海話，廣東話，福建話，客家語，福州話，甯波話，溫州話……等，都有很多專書討論，甚至綜合各地的方言作比較研究的，也有 E. H. Parke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Journ. N. C. B. E. As. Soc., XII, 1878, pp. 18—50); *Jaw Breaker: Comparative Linguistic Peculiarities* (China Review IX, P. 173); R. Turpin: *Comparative Chinese Philology* (China Review IX, PP. 253-260); Rev. C. G. Baldw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Chinese Recorder X, PP. 47—59) 許多篇文章。因此 Herbert A. Giles 的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便根據 Parker 的研究，列入廣東，客家，福州，溫州，甯波，北京，中國中部，揚州，四川，高麗，日本，安南等十二種方言；B Karlgren 的方言字典根據前人的成績和自己的調查，列入：高麗，吳音，漢音，安南，廣東，客家，汕頭，福州，溫州，上海，北京，開封，魯音，錦化，大同，太原，忻縣，太谷，文水，鳳台，蘭州，平涼，西安，三水，四川，南京：等二十六種方言。這種工作，在國內有沒有人做過呢？我們並不是屈服於外人之下，自認我們研究的結果沒有超過他們的一天；我們始終認爲「漢學的正統應建設在漢土」的！然而我們對於他們所具有的新工具和新方法，必須虛心的承受過來，然後無論整理前人遺留下的舊材料，或是支配實際調查的新材料，才都有「化臭腐爲神奇」的妙用！這本專號的出版，誠然是幼稚的很！但是假定同情的讀者們，因爲讀了牠之後，感受些微的刺激，就興起「漢語學研究的正統應建設在漢土」的宏願來，那在編者就有過量的榮幸了！

一九二九，一月三十日，辛田藏於廣州東山寓次。

閩粵方言之來源

林語堂

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第二次學術演講(轉載廈門民鐘日報)

一 方言之歷史的研究

民國十三年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發起方言調查會。這個方言調查會的目的，概括起來，可以說有兩種：一爲廣的方面，作現代方音語音學法的調查；二爲縱的方面，做各方言歷史的研究。這是近代研究文字學的人受了西洋語言學的影響，覺悟研究中國文字必不能放掉語言，而要研究語言必不能放掉方音，因此要把中國的文字語言整理好，非根本從搜集及整理方言材料着手不可。中國音韻之學有清以來，如顧，江，段，王等，考古非不博，用工非不勤，但是所得的結果，實無甚足觀。所以新的音韻學，非利用方言的調查以爲左證不可。若古韻入聲分配問題，一直到王念孫，江有誥才弄出一個眉目，就是古音家不會利用南方方言的緣故！反過來說，研究方言，也不僅在乎洞悉現今之語勢，要在能溯其源委，探其變遷，明其系統，得其歷史上之解釋，方可謂盡方言研究之工作。如僅知道今日方言之種類不能便以爲滿足，須再進一步知道各方言歷史的系統及相互的關係，這才是科學的工作。所以如法人 Maspero 做安南歷史的發音學（或作安南語音探源 *Phone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就是把安南現代語言及切韻等韻連結起來研究；于雙方各有重要發明，這是中國的音韻學家所做不出來的。近來西洋新語言學家如 Gilliran 等尤注意于各社會歷史的研究。因為他們知道方言中各種現象都得從各處文化歷史來解明。（關於新舊語言學家之爭及其方法參觀，Georges Millardet *Linguistique et Dialectologie Romanes Problemes et Methodes* Champion Paris 1923）

二 中國方言之分類

關於中國方言之分類，到現在還沒有詳細確確的專著。注意此事最早的是西洋的教士，此爲一方面。又一方面就是近來的音韻家及講國語國音的人。西洋教士的分類有好幾種，如 Edlins 在 *Mandarin Grammar*，William 在 *Syllabic Dictionary* 序言中，Wordin 在 *Journal of Missionary Conference* (1890) Parker 在 *Giles Dictionary* 導言及 Mu'llendorf 在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896。本國人方面到現在只有兩

位，一便是章太炎的中國方言十種，二黎錦熙分中國方言十二種，（各種以江湖流域爲名）大概外人的分類偏重於傳教地方，而中國人方面則忽略于南方方言。現姑舉太炎先生所分十種（見章太炎文鈔卷二，惟章氏叢書中檢論卷五方言篇作九種。）以示其概略：

（一）自河朔至北塞包括直隸，山東，山西及河南之彰德，衡輝，懷慶爲一種。（「紐切不具」）

（二）陝西自爲一種，（甘肅略與不同，並附于此。）

（三）河南自開封以西，汝寧，南陽等處，及湖北沿江而下，至于鎮江爲一種。

（四）湖南自爲一種。（章氏叢書將第三四合爲一種，包括湖北，湖南，江西。）

（五）（六）福建廣東各爲一種。（浙江之溫，處，自三州并屬福建），（惟章氏謂「漳，泉，惠，潮，又相什也，不足論。」）

（七）開封而東，山東，登，沂至江淮間爲一種。（具四聲）

（八）江南，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及浙江，湖州，嘉興，杭州，甯波，紹興爲一種。

（九）徽州，宣城，爲一種。（浙江之衢州，金華，嚴州，及江西之廣信，饒州附此。）

（十）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合爲一種。（音類湖北，湖南之沅州并屬此。）

這些不過粗具梗概而已，不能算爲精密的分類。如以廣西一省而論，至少有五種。

（一）白話，（多南宋入粵，清初入桂，）；（二）官話，行于西北；（三）百姓話，（船家所用）；（四）麻介話；（五）獎話（即瑯話）；（六）猛話，（又可分十幾種）。決不能與四川，雲南，等省簡單概括爲一類。

三 閩粵方言之分類

閩粵兩省方言，因爲是歷朝徙民遷避而來留下層次的遺跡，所以種類複雜。以我們所知道，至少可分以下幾種：閩北話，閩南話，廣東話，（又可分幾類）客話，及土著的話，如黎民，僮民，苗，瑶，苗，瑶等的話。本篇不能談到土著的話。大概黎苗居住雷瓊二州。據連君地理志所載那時海南居民就有很特別的風俗。惟現此之黎民是否那時海南的居民，尙係一問題。據W.F. Mayers 謂古海南居民係暹羅族，參觀 H. Swinhoe The Aborigines of Hainan (Journal N. 61 by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7 PP. 25—40), C. C. Jeremiasseu Loi aborigines (Chinese Recorder Vol. 20 P 296)

。爲「(或作「山大車」)三字合作一字」該族自言爲高辛氏裔犬獒之後。刀耕火種，現于福建之北(與仙霞嶺接近有金山)，浙江之南亦有畲客，及廣東潮惠等處，各有偏號。潮舊志謂潮州民有山峯曰獒，分二種：平獒及崎獒，其姓有四，即盤，藍，雷，鐘。見于歷史者如元至正陳梅藍潮州峯人，明朝有「峯官」專管峯民。藍家(又作堪，淮南子作但)以水爲居。潮舊志謂藍人有五姓，即藍，雷，吳，蘇，何。相傳爲蛇種，故藍家神宮有蛇泉。

四 閩粵方言之重要

因爲閩粵方言是歷代種姓遷移留下層次的痕跡，所以閩粵方言多保存古語古音。中國歷史上民族之遷移自北而南，(如東晉永嘉之亂，及宋高宗南遷乃其最顯著者。)所以古語多在南方。所以陳騷甫亦謂客話多隨唐以前古音，頗合中原音韻。(見楊恭恆客話本字引道藏傳說。)其證據繁多，故舉其尋常大者：(一)入聲係古音，去聲後出，今惟南方方言保有收P T K之音，北方已失。又如侵之V音亦見于閩粵語。(二)古無輕唇音，(即無F音)，福建及客話仍保留P音，如「飛」作「杯」，「房」作「旁」，「負」作「倍」，「佛」作Put。(即Buddha譯音)。(三)知澈澄母，依今北音與照穿牀(Ch)混，古音讀如端透定(T)之顎化音 Palatalized。今福建語知澈澄母固讀爲t音。(知等母古讀t不讀ch之證，見十齋齋新錄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並不贅。)因此可知的確南方方言有存古性質，惟不得謂凡南方音皆純粹古音，特其所留古音分子較北方方言多耳。

五 方言成立之兩大原因

方言之所以成立，簡略言之，可說有兩大原因：(一)由于民族之播遷；(二)由于異族之雜處。大概民族之播遷使各族處於不同環境，受不同影響，所以漸次差別，如印歐系語言之分歧，即可以此解釋。異族雜處，則或甲學乙語言，或乙學甲語言，其語言皆易生變化。所以要知道閩粵方言之來源，第一步就須知道閩粵的殖民史，知道這些民族播遷的歷史，然後這方言的歷史背景可以明白，一切方言現象可以解釋。本篇以時間關係，單講廣東人及客族種姓遷移歷史。我們所最缺憾的就是沒有實地調查的材料來做左證！不過就古書所載的討論他，來做實地調查的導線。

六 閩粵與古越族之關係

現在廣東福建就是古南越閩越地。周末秦漢爲百粵所居。以理而論，現在閩粵的人不能說一定與古越族完全無關係。因爲很早就發見中國人與越人雜處的痕跡。我們似可以假定至少閩粵一部分民族是中國人及古時百粵雜處所遺傳。閩粵民性之剽悍勾戰，與北方中國人民性完全不同，其面目體材也各別，也可以由這一點得了一個血族統系的解釋。漢書漢高祖本紀，十一年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史記田蚡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是今日閩粵間械鬪之俗，猶有秦漢百粵遺風。劉勰類論亦曰：「楚越之風好勇，其俗死而不顧。」閩粵民族之人種問題，自當待諸習西洋人種學之考查。但是我們由歷史上所得的材料似乎可以給人種學家一種暗示。

現稱廣東人爲粵人，實在古「粵」「越」二字通。以史記南越傳，東越傳，漢書作南粵傳閩粵傳，可見古「粵」「越」二字通用。古有百粵之目，粵（越）就是一種普通名詞，包括南部民族。自倉梧之東以至九真交趾之駱越，都包括在內。所以古有於越，棲越，南越，閩越，駱越種種稱號；春秋有夷越，國語有蠻越，華姓蠻越；史記漢通西南夷以邛都爲越牂郡；唐書有飛越，盤越；明有臘越，平越（都在四川貴州雲南等地）；可見古時越人在南部極爲普遍。廣東廣西即古百粵地。秦置南海，桂林，象郡，卽所謂東南一尉。漢初趙佗稱南越王，東有東甌，西有閩越，東西萬餘里，黃屋左纛就是居于此地。

七 越人之種族問題

越人既與今之閩越人有關係，我們就不能不問越人是誰？鍾傳著粵省民族考原承認今粵人就是古越人，實在有點不必。但是說因爲越王勾踐爲大禹之後，就說越人是神明帝胄，這便完全不對。謂古越人與中國人雜處可，謂越人盡是中國人則不可。史記少康封其庶子於越于會稽，所以漢書地理志說：「其君禹後」，這明明是說越的人君是中國人，並非指越人而言。臣瓚注說：「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師古也說越人不是禹裔。他說：「越之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其子以主禹祠，君子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粵之人皆禹苗裔？」

我們可以決定的說，越不是中國人，是蠻夷的一種，證據很多，我們只能舉一兩個爲例。大概越爲蠻夷，看古書的人，都可以承認，不待多方引證。且舉一例：漢文帝使陸賈招撫趙佗。佗上書自稱爲「蠻夷大長老夫臣佗」，這是很明的證據。又

書中說：「南方卑濕，蠻夷中間。」

由古書所載，越人風俗更可以看出其為異族無疑。史記，越世家明言「越人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其未受文化甚明。說越人居住情形最詳細的，莫如淮南王安上書武帝的文中所言。（文見漢書嚴助傳）例如：「越方外之地，髮斷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他們住在「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沒有里邑城市，「非有城郭邑里也，」「習于水國，便于用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他們是居住在大澤中，但時常遷徙。漢書朱買臣傳，貢臣曰：「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注，即泉州之山）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大概也不是耕牧之民，本來不知馬牛羊之用。所以趙佗書中曰：「高后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銀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越絕書（第八）有一段傳說連孔子都嚇走：「勾踐曰，夫越性脆而急，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者飄風，去則驚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情也。」孔子一聽而辭去。這雖然是一段假造的話，也很可以見漢魏時人所有關於越人的觀念。

八 周秦時中國人之入越

中國人之入越，史上可考的，始於極早時期。他們與本地越人雜處，慢慢的混合起來而結成一剛毅有為，能幹，能吃的新民族。至現代我們將看得出來廣東人進取的精神，少年英勇的氣象，大與卑怯昏瞶暮氣沉沉的他處民族不同。

中國人進入廣東最早，而史上可考的可以說是楚威王滅越，時在周顯王三十五年，（B.C.334）蘇解徐廣作顯王四十六年誤。）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而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流于南海上，服朝于楚。」這個時候有越人高固出而為楚威王相，使楚國文教日興。公孫綽傳說：「越王無疆為楚所敗，子孫遁處南海。周赧王時有自立為王者。閻為相，度南海，將依山築為南武城。第二最重要的是秦始皇時，略定閩越，誦戍卒五十萬人戍五嶺。這個可以說是中國人入越的最重大的事件。事的記載見于史記南越傳，主父偃傳，漢書高祖本紀及嚴助傳。淮南子人間訓篇，越絕書等書地理志也都記載這事。漢書高祖本紀十一年夏五月詔曰：「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與百粵雜處。」淮南子人間訓說的最詳細：「（秦）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官名）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閩越之嶺（武陵南），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守南野之界

在豫章)，一軍結餘千之水(豫章)。這個五十萬數目，不見於史記本文，而且軍卒數目大概不甚靠得住。但是始皇徙民及謫罪人的確是大規模做法，死亡道路者不可勝計。而且據漢書嚴助傳，淮南王書云：「臣聞長老言，秦之時書使屠難擊越。」如此則淮南所言係親自「長老」聽來，(漢武時去始皇不過百年)，可謂比較真切。屠難之兵，雖然大敗，戍卒僅留一部分，但是始皇並不因此退出，乃發戍卒以備之。立淮南三部，有任囂爲南海尉，趙佗爲龍川令。這就是中國人遷入廣東最早的史證。越絕書也說始皇「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南海故大越處。」

九 漢初中國人與越人雜處

漢初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後于漢十一年高祖立佗爲南越王。自此時至武帝元鼎六年南越滅。南越自成王國，與中國亦，而隸屬於漢，在這個時代很可以看出那時漢越雜處的情形。此時大概越人還居多數，所以漢立佗爲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但是此時各處已經佈滿中國人。史記秦二世時：「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吾欲與兵起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和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還有一條可以看出那時的情形，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諸使亂。」這是呂嘉要叛太后自立爲王對越人說的話。他要宣佈佗后的罪狀，說她與漢使安國，少季通，又說她是中國人。好像兩樣都是太后的不是，是要越民衆對太后生異心。可見那時越人的心理對於本國已有國家觀念。自居於城外，即使居越的中國人也已自認越人。又高后禁粵關市鐵器後，趙佗上書文帝謂呂后不予金鐵田器馬牛羊，也可見田器馬牛都須從中國運來。越的文化是漸由中國輸入。到武帝以後南越滅，以爲七郡後，又增二郡，與中國人交通，仍往返不絕。漢書謂「多犀象珠璣銀銅果布之虞，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總而言之，中國人之來越不外三種原因：(一)由于官府之遷徙居民及謫戍兵卒；(二)由于商賈之自由遷徙；(三)由于避亂分散逃遁而來。其先來者爲本地粵人，後來者由本地人稱爲客族。

十 客族之來源

今日客族居閩粵之省邊界，粵之惠州，閩之汀州，及江西贛州。客人之由中州遷來，有史書及各姓宗譜可考。大概由北而遷南，自東晉以後爲多。其由南而遷梅，自宋以後爲多。其所以爲客，(一)因爲其來在粵人後故有主客之分；(二)因爲

(客族謹嚴的家法及風俗遺傳。客人之種族思想最強，故其宗譜世系，派衍支分，皆能源原本本，記載詳備。對於語言尤保存，不與土著語混合。故無往而不見其爲客。而客亦以客自居。並不是客族之來源非由中國，由語言上證明客話多中州古語古音。如陳蘭謂客話多隋唐以前古音，上已引述。楊森著「客話本字」，溫仲和編嘉應州志有「方言」一卷，章太炎著「嶺外三州語」，皆證明客話辭語，均有所本。今日客話亦與官音相差不遠，此爲語言上之證據。至客族之遷移尤可考于史籍家牘，大概北江南雄之客最早，東江之客由晉末五代漸次南遷。降及南宋高宗南下，帝昀播遷，復由江蘇沿江而下。西江之客最後，多于清朝雍正間由梅移墾。鍾國傳說「客家」之稱始于宋，「福老」之稱始于唐，兩語先客，程鄉後客。我們可以由其本地歷史或歷朝名人傳錄尋出許多證據。

十一 梅嶺遺跡

北江南雄之客，居梅嶺南。梅嶺之名相傳始于晉君吳茂別將梅嶺。就是史記高祖本紀所謂「還攻胡陽，遇費君別將梅嶺與皆降析。」後來高祖入武關，高祖并天下，封爲十萬戶。(見吳茂傳)。司馬遷時已有梅嶺之稱。樓船將軍率命嚴南越，後屯兵于豫章梅嶺等處，因爲梅嶺爲豫章入粵必經之處。越絕書，越王子孫姓梅氏，秦并六國，越王陰等國往南，越人梅對從至台嶺家焉。而築城漢水上，奉王居之。鄉人因謂台嶺爲梅嶺。及統泉歸，吳留其將庚勝兄弟居守。其兄守梅嶺，又稱大廈嶺。」(見國書集成南蠻部山川考)。不過我們所要懷疑，就是漢和諸葛樓船將軍楊僕，伏波將軍路博德戍梅嶺，及丹陽之越王子孫姓梅的，是否與現在韶州之客有關係，這條還有待證明。或者那時的兵卒及越人就是現代粵人一部分的祖先，惟韶州始興的確爲中國人自北入粵所必經之途。如西促入廣州，就是道經始興。所以韶州客之遷來的確較早。我們于未詳細調查以前，可假定北江客族之來至少始于晉末五代的時候。

十二 梅州客之來粵

歷史上事實與中國語言關係最大者，如五胡亂華。(304—439A.D.)五胡亂華就是中國南部開化的間接大原因。自東晉永嘉之亂，中國人流離失所，四處分散，播遷于大江東西，五嶺南北。其間接兒子祖逖劉琨，陶侃諸人對傳的，厥歷可考。但是多半也散布江浙閩贛諸省，此時可考爲客人到梅州之直接證據，惟有程啟之居

程邈。程立南齊人，隋義寧初卒。(617 A.D.) 南齊置縣以程改，所居名程鄉（本漢揭陽縣，齊置改鄉，隋屬潮州，宋初改爲梅州。）可見客人之到梅州已始于南齊。唐五代時，王潮及其弟審知入閩，開墾漳泉，勸農興學。此時潮州惠州也同時受其影響，文治漸興。惟此時梅州附近尙以瘴濕名，不是好住的地方。官吏之謫此者，多視爲畏途。如韓愈之謫潮，蘇軾之謫循，都可證明。楊越恒據客族各姓宗譜所攷，謂梅州客之來，「多在宋末元初，由江來者十之八，由來籍者十之二。」太平寰宇記，記宋初梅州戶主一二一〇人，客三六七人。元豐九城志主五八二四人，客六五四八人。到南宋末端宗自幸潮州，死于崖山。爾時丞相張世傑文天祥出沒于漳泉潮梅之間。（見文天祥之會兵梅州，張世傑之討泉州。）民族在戰亂時，相率遷移，其由北而南者前後相牽動。客族之南下始于東晉，至此時又避元軍而相率入粵。

今日所講多憑舊書所載，實地調查方面完全沒有材料，這是最大的缺憾！史書所得，無論如何只是斷碎的材料，不能構成甚麼精細的系統。今日最重要者在于實地調查，如人種，語言，宗譜，風俗，及其傳佈區域，都須詳細記載起來。然後可以真正明白閩粵方言來源，這是我們閩粵人學術上應負的職任，不應待外國人來替我們調查。現此新出最好的客話字典，還是外國人做的！

閩南方言考

邱 立

凡 例

- (一)本篇所錄皆韻書中之普通者，流行區域至少亦及泉州。
- (二)字爲筆札常文所習用者，如「掀被」「掀帳」之「掀」，「踣倒」之「踣」，「擊裂」之「擊」，「高填」之「填」(今作糞)，「未可必」曰「卜」，「吐」曰「歐」，「辯論」曰「諍」，「官目」曰「青官」……之類。不錄。
- (三)聲義合於古者，如「香」曰「芳」(音「穆方切」)，「特」曰「辜」(音「並容切」)，雞卵未經華尾而生者謂之「無縫」，音入登韵……之類；然字非隱僻，義可直解，故一概不錄。
- (四)所用反切見溪群疑曉匣六紐之字皆讀剛聲「ㄅ」，ㄅ瓦尸，尸不讀ㄣ，ㄣㄍㄚ，ㄍ，ㄒ。以閩音無齊攝呼也。
- (五)古韵之學大抵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篇內所據之韵部，均从廣雅二十八部說。其旁轉則參諸章炳麟成均圖。

閩南方言考

注曰潘。說文，「潘，浙米汁也。音官切。」閩南語音若「普安切」(phun)。案，古韻「潘」(爰)同在寒部。(閩南音注以國音字母亦僅得其似，未能確實。如潘字之語音Phun注以*^h終不能逼肖。以閩南^h音之字皆如英文之un也。又閩南「三」[參][𠵿]皆收聲於唇，國音直無法可注。)

物生細菌曰「每」。說文，「𦵏，竹筴上出蟲，从竹，母聲。」閩南語音同母 (phu)，(惟聲入邊紐)。蓋猶古音之𦵏。字變作「痞」，廣韻，「痞，芳武切，食上生白毛。」集韻，「物敗生白曰痞。」[每][痞]古韻皆在喻部。

說文，「要，（於消切）身中也。憑，（烏代切）惠也，通作愛。欲，（余勿切）貪也。（依段訂）」三字並一聲之轉，今欲得之「欲」，北方通謂之「要」，（如要去，要食，要睡是。）汕頭通謂之「愛」，文字上通書作「欸」，並皆引申而無專字。吾閩南方言，自泉州至漳州，則僅作「𦵏」。說文，「𦵏，𦵏𦵏上出也，从𠂔，母聲。」段注，「𦵏是𦵏𦵏，引申爲凡感，如品庶每生，食𦵏。」案，莊子人即世，「無門無每。」嵇

注，「每，食也。」「欲」每並訓食，故言「每」猶言「欲」矣。其音「武罪反」，左傳音義一音「亡回反」。泉州城內語音若「明革反」(beh)；同安南安一帶若「明國反」(boh)；漳州則若「武罪反」之入聲(boeh)。(從明紐而用b發聲不用m發聲者，白語字m字切成成之字皆帶鼻音也。)三處之音，發聲皆若明紐之清聲。(古無輕唇，微歸重唇明也，閩南語又由明轉爲清聲。)(案，所謂明紐清聲實卽破裂音濁聲b音也。下同。幸田。)古韵「每」在哈部，「革」「國」在德部，哈德相爲平入，故「每」音得如「明革」「明國」二切也。又案說文，「慄，慄也，(慄，愛也。)」从心，某聲。「某」「每」聲同，故「梅」或从「某」作「𣎵」，「莫杯切」。今漳州海澄等處皆讀「莫杯切」之入聲，是則作「每」可，作「慄」亦可。以古韵同在哈部也。

○ 認識曰「入」。說文，「入，別也。」案，古無認識字，以「初」爲之。說文，「初，伸臂一搥八尺。」明畫度量，然後可識，故引申爲認識。(略參章炳麟說)八者，別也，明於辨別，然後能識，故亦引申爲初識矣。其音泉州與字音異殊，(閩南語音字音或同或不同)廈門則若明紐之清聲(bat)。(泉州八字，仍收聲於音，不收於喉。)

○ 家禽腿曰「胫」。說文，「胫，牛百葉也，胡田切。」引申爲爲百果。閩南語音同「堅」(kian)。案「胫」从「立」聲，「支」「堅」古韵同在先部。(閩南一帶凡見溪群疑曉匣皆讀剛聲，無一讀如今北方語之齊齒呼「ㄗ」，「ㄘ」……等音者。)

○ 劈麻曰「𣎵」，劈木爲然料亦曰「𣎵」。說文，「𣎵之爲言微也。」檄下曰，「𣎵，分𣎵之意也。」段玉裁云，「今俗語纖析其絲曰𣎵，卽𣎵也。」「匹卦切」(phoa)。

○ 呻吟曰「𣎵」。說文，「𣎵，一曰呻吟也。」廣韵，「昨閒切。」閩南語音同「餐」(chiam)。清從旁轉雙聲。古韵「餐」「𣎵」同在寒部。

○ 說文，「普，日無色也。」閩南凡味爽及一切淺黑色，皆稱「普色」，蓋引申義。「滂古切」，(phu)。

○ 華美曰「飾」。說文，「飾，賦也。」淮南本經訓，「素面飾」，注「飾巧也。」素飾刻文，均用作狀字。泉州語音入舌頭透紐。案，飾「賞式切」，古音讀舌頭透紐thiak。

○ 收繩曰「𣎵」。說文，「𣎵，收束也，卽由切。」字或作「𣎵」，作「𣎵」。閩南語音同「𣎵」(chhiu)。案「𣎵」「𣎵」「𣎵」古韵同在蕭部。

忽相逢曰「豎」。說文，「豎髮也，（髮忽見也）蒲浪切。」(phōng) • 今通作「發」。

「臚臚」家畜肥也。說文，「臚牛羊曰肥，豕曰臚，他骨切。」(thut) • 郭注方言，「臚臚肥充也。」

足立不穩仆地曰「跔」。說文，「跔，踣踐也；北末切。」經典段「跔」爲之。閩南音如 poah 入濁聲並紐。

句曲不申曰「鉤」。說文，「鉤，天塞足鉤也，从足，句聲。」段注，「鉤者，句曲不伸之意。」閩南語音同⁴ (kiu) • 案，說文句从「聲」。

物價不賁曰「𧯛」。說文，「𧯛，相易物俱等爲𧯛，从斗，蜀聲。」閩南語音同蜀 (sok) •

足氣不行曰「痺」。說文，「痺，足氣不至也，昆至切。」(pi) •

以繩束物曰「縶」。說文，「縶，繫束也。」段注，「繫束謂以繩束之。」「苦本切」(khān) •

捉曰「搨」。江賦，「舟子於是搨棹。」注，「捉也。」「尼革切」。閩南語音，聲同本字，約如山雀之「雀」，（此指雀之語音，均 ish）全字之音爲 liash，古韵「搨」「雀」同在沃部。

人物之脚並曰「𧰨」。說文，「𧰨，脛也，口交切。」閩南語音如左足曰「左𧰨」，椅足曰「椅𧰨」，雞足曰「雞𧰨」，絕無言足及脚者。其音發聲仍在溪紐，約與「咬」「教」之語音同，如 a，全字之音爲 kha。古韵「𧰨」「咬」同从「交」聲，「交」「教」同在豪部。（閩南語音或真無法可造反切，故不得不變言如某字語音音韵。）

高舉其足曰「踳𧰨」(khiau kha)。說文，「踳，舉足小高也，丘南切。」《釋》一曰舉足也。」二字古韵同在豪部，義得並通。

速曰「𧰨」。說文，「𧰨疾也，疾葉切。」(chiap) •

以水浸衣服曰「滌」。說文，「滌，久漬也，烏侯切。」(au) •

弱曰「憊」。廣雅，「憊，弱也。」而審反。閩南語音若「泥南切」之上聲 (lám) • 案，古韵「任」「南」同在覃部。

品格下曰「次」。如「次人」「次貨」是。說文，「次不前不精也。」段注，「皆屈次之意也。」「七四切」(chhī) •（泉州城內「次」變讀入魚韵，城外則否。廈地語言音